

時與光

傳記裡的青春 第一部

舞蹈家的拐杖 第二部

女巫的「舞」 第三部

徐 訐

徐

訐著

時

與

光

正中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時與光 (全一冊)

基本定價 一元三角

(外埠酌加運費滙費)

編著者：徐

發行人：李

發行印刷：正中書局

海外總經銷：集成圖書公司
台灣省台北市衡陽路二十號

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
同德大廈三樓B座

日本總經銷：海風書店
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

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

·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·

內政部登記證 內政臺業字第〇六七八號

(港5091)

HK\$3.40



時
與
光

第一部
傳記裡的青春

前 奏

一瞬間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

等我知覺恢復時，我發現我已離開了痛苦，我似乎擺脫了一切束縛，在一種虛無的幻景中飄蕩，我看不見一樣東西，聽不到一絲聲響。於是在混沌中重新蘇醒，像從悶窒的船艙走上了甲板，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一樣，我慢慢的又看見了光，看見了色，我又聽到了聲音。我感到我有了新的生命，它溶化在宇宙裏，我逐漸發覺一切我看到的與色都是瑰麗燦爛的圖案，一切我聽到的聲音都是愉快卓越的音樂，我的生命就好像融化在裏面，我已經捨棄了眼睛與耳朵的感官，而是用一個整個的直覺去感受一切的莊美。

這時候，我意識到我已經死過，我的確把我痛苦肉體遺留在塵世裏，而現在，我祇是一個孤獨的靈魂，在神奇的色彩與音樂中飄蕩——飄蕩，是的，我沒有意志支配我的方向與途徑，似乎空間只是空間，並沒有人定的方向與途徑，我只是愉快的聽憑這瑰麗奇妙的色彩與音樂的帶領。

「又是一個新歸來的靈魂麼？」

我驚奇了！這是從那裏來的聲音呢？這聲音是慈悲的，是莊嚴的，它感動了我，我沒有考慮地回答：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何以不留戀那豐富的人世？」

我想冰山在這傷感的慈悲的聲音裏也該溶化，我終於感到我自己靈魂的空虛。我說：

「在大宇宙的懷裏，人世還有什麼可值得我留戀麼？」

「但是人世也是宇宙一角。」這慈悲的聲音又說：「你相信過什麼宗教麼？」

像是慈愛的手指在理我蓬亂的頭髮一般，有光在撫摸我粗糙的靈魂。

「沒有，」我顫抖地說：「命運注定我沒有，我是一個沒有依靠的孩子。」

「可憐的孩子！」這慈悲的聲音好像滲透了我的靈魂，我像得到安慰一般的愉快地哭了，他又

說：「那麼你可有哲學上的信仰呢？」

「我什麼都沒有。」

「那麼你真是個可憐的孩子了。」慈祥的聲音顫抖地說：「但在這豐富的人世中，你憑什麼養活你自己呢？」

「憑我的，不，憑我天賦的愛。」

「你愛過？」這慈祥的聲音忽然像帶了笑，我似乎看到全宇宙的花都開了，他又說：「那麼你一定也恨過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勇敢地回答：「但是，恨是暫時的，一切愛以外的情感都是暫時的，祇有愛是永久的。」

「那麼在愛中你享受了人生的幸福？」

「沒有。」我說。

「你的愛曾經對這人世有什麼貢獻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麼你活在人世上做什麼呢？」

「我流浪，我歌唱。」

「是讚美宇宙，還是讚美人世呢？」

「我祇吐露我對人世的感覺，」我說：「我還抒寫我自己的夢。」

「那麼是不是因為你吐盡了你對人世的感覺，就失去了生命的。」

「不，」我說：「我還沒有實現美麗的夢，就失去了生命的。」

「那麼你在夢裏作什麼呢？」這慈祥的聲音又笑了。

突然，我在一種奇怪的光芒中看到了自己；我看到了我靈魂的淺狹與污穢。

「如今，」這慈祥的聲音忽然說：「你該寫你自己的靈魂。」

是的！於是我重新用我透明的靈魂檢取宇宙的光芒，在雲彩上寫我短短的生命中的淺狹與污穢，寫我偶然機遇裏的愛與我寂寞靈魂裏的斑痕。

假如你一個人到了一個新的城市，住進旅館，打開你的行李，放好你的什物，洗一個澡，坐在沙發上，翻閱你機場上或車站上買來的報紙，看到世界的一切都是依舊，而當地消息突然兩樣，裏面所記載着地址與人物，而你都覺得陌生，這時候你是多麼需要一個當地的朋友呢？假如他可以到機場或車站接你，陪你到旅館，請你吃當地的菜，為你安排遊程，這將是多麼不同？而你現在一個人也不認識，你渴望可以交一個朋友。我相信在任何遙遠的世界中，都可以有我們談得投機的朋友，但是你沒有機會碰到，碰到了你也會交臂失去，沒有一個場合可以使你請陌生的人多談幾句。你可以在火車輪船上交到同你一樣孤獨的旅客，但很難在你新進的城市中交到當地的朋友。你在路上看到一對一對甜笑蜜語的情侶，你祇能羨慕；你在飯館中，看到一桌二桌三五成羣，有說有笑的青年，你祇有妬忌。這時候你會想到你的舊地，在舊地你也是這樣的不落寞呀。

如今我就是這樣一個人，到一個新的城市，在旅館裏，坐在沙發上，翻開電話簿，一串串都是陌生的路名，陌生的人名，假如其中有一個熟人是多好呢？電話就在旁邊的小桌上，我可以馬上打去。

但是，我怎麼翻閱也沒有。這因為我在香港，香港是我只經過一次而從未逗留過的城市。

天氣很熱，香港只有冬天是我們的春天，而現在正是春天，電風扇吹着我浴後的身軀，我計劃如

何一個人到街上去闖一個飯館，飯後再去闖一些店舖，買了一些東西，我再去闖一個戲院，坐着街車回來洗澡睡覺，這是唯一消磨時間的方法。

正在我這樣打算着的時候，忽然我的電話鈴響了。

這可能是旅館辦事室打來的，我想；一面我拿起電話。

「哈囉，」對方是一個男人的聲音，他沒有等我回答，非常焦急而熱烈地說他一大串的話，「眉娜，你怎麼這樣走了？我們總要談一個結果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我愛你，你不願我一直跟着你，也不要這樣，是不是？我決不勉強你，眉娜，但你必需同我單獨見一次……」

「哈囉，」我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，我說：「我不是什麼眉娜。」

「那末請你叫陸眉娜說話。」

「這裏並沒有陸眉娜。」

「你撒謊。」

「我不知道陸眉娜，我為什麼要撒謊？」

「那麼我可以來看看麼？希望你離開你的房間。」

「我化了錢，為什麼要離開我的房間？」

「那麼你不要走，你等着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你要來看我，是麼？」

「自然！」

「歡迎歡迎。」

對方突然掛上了電話。

在我寂寞的世界中，這個際遇是有趣的慰藉；我猜想他大概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青年，愛上一個叫陸眉娜的女子，她當然是美麗的，該是二十歲，或者還猜得太大，他們間有許多千篇一律而又時時不同的浪漫史，突然女的別有所戀，或者男的還有別的少女，起了誤會，女的同別人好了，他找到了她的居處——紅鄉飯店二百四十號，他打電話來……

但是他為什麼要打電話；不直接跑來呢？他從哪裏打聽到她會住在紅鄉飯店二百四十號？

陸眉娜，陸眉娜，好一個陌生而又熟稔的名字，假如我真是陸眉娜的情人，陸眉娜就在這裏，這個電話的意義又是怎麼樣呢？陸眉娜會單獨見他麼？見了他會重回到他的地方去麼？

假如我也有一個情人叫陸眉娜，而不是他的陸眉娜，那麼這個電話會引起什麼樣的故事呢？我將疑心我的陸眉娜麼？我將叫我的陸眉娜聽那個電話麼？我將請那個男人來認認我的陸眉娜麼？假如他來了，看到了我的陸眉娜，我的陸眉娜雖不是他的陸眉娜，但可能容貌與性格有點相像，正如人名可以偶然相同一樣，他們倆竟一見傾心；我的陸眉娜離開我到他那裏去代替他的陸眉娜，我也打聽陸眉娜的地址，打一個電話去，又碰到另外一個陸眉娜！

然而這些祇是小說家的想像，我不過在一個陌生的世界中，陌生的旅館裏，身邊沒有陸眉娜所代表的女性，而現在在期待一個來尋陸眉娜的男子。

有人敲門，不知怎麼，我驟然想到來客是不是會帶着兇器？我鎮定了一下，門敲得更響，我還是坐在那裏，說：

「進來！」

門緩緩的開了，慢慢地閃進一個出我意外的人物。是一個無比鮮艷的女子。

一瞬間，她燦爛的光彩，已經使我目炫，我想她一定走錯了地方。但是她竟望着我說：

「對不起，剛才是不是有人打電話問到陸眉娜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她的手輕輕的把門掩上，她說：

「我可以同你談幾句話嗎？」

「自然可以，」我還是坐着，我說：「請坐請坐。」

她於是就緩緩地像雲一般的駛過來，這時候，我才看清楚她是什麼樣的一個女人；她穿一件無領無袖的潔白襯衫，繫一條寬大的黑裙，腰際束着很寬的鮮紅色的腰帶。她的裸露的兩臂與頸項，透明一樣的閃耀着膩潤的膚澤，像寶石所雕成的。她的左臂上，飾着一隻紅瑪瑙的鐲子，一串奪目的紅寶石項圈，垂在坦露的胸項。她披動長長的頭髮，兩耳垂着紅色的耳墜。

她在看我，與其說是我看到，無寧說是我感到，她的眼睛像一個沸騰的海，似乎冒着火燄，她使我愛到灼熱。

她坐下了，露出一雙露趾的鑲錦的黑緞便鞋，我看到她腳趾上鮮紅的寇丹。「你像是剛剛到香港？」她說，她的聲音很低，但一種銀響的展延聲非常吸引人。

「一個陌生的旅客。」

「你沒有親友在香港麼？」

「一個孤獨的旅客。」

「我常常覺得一個陌孤生獨的旅客，同新生的孩子一樣，他總是最天真與純潔的。」

「希望我給你這樣的印象。」

她笑了。

這時候我看到她的臉，我馬上發現她是一個混血的女孩。她有一個稍潤的嘴唇。但笑容中竟含着不可思議的神秘，配合她粒粒如珠的前齒，我無法想像同這樣的嘴唇接吻以後的後果。她的鼻子是挺秀的，同她面頰上兩顆玲瓏可愛的肌肉，佈置得非常巧妙。像是禁果一樣的在誘人探嘗，她睫毛掩蓋着那不可抑壓的眼睛的光芒。這是一對海一般深奧而又火一般的閃耀的眼睛。

這不是一種使人終身企慕的美麗，而是一種永遠無法擺脫的誘惑。她收斂了她的笑聲，突然說：

「那個電話怎麼說？」

「他不相信，他要尋的人陸……」

「陸眉娜。」她提醒我說。

「啊，陸眉娜，他不相信陸眉娜不在這裏，他要到這裏來。」

「他要到這裏來？」她吃驚似的站起來。

「你就是陸眉娜？」我問。

但是她沒有理我，她急遽地說：

「那麼我去了。」她匆匆地走到門口，忽然又折回身軀，她說：「你可以陪我一同出去走走嗎？」

「我？」我說：「這當然是一個陌生旅客的光榮。但是你應當先等我換換衣服。」

她躊躇了一會，忽然露出聰敏的笑容說：

「我在那面一個藍河咖啡館樓上等你。」

「但是我是一個陌生的旅客，我不知道路徑。」

「啊，就是出門右首走過去不遠的轉角地方一家咖啡館，找不到，你可以問人。」

「你一定等我，」我說：「假如他來了。我可要，啊，也許要晚一點到那面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她說着用眼睛對我一瞟，拉開門，一閃身就出去了。

而我的眼前還閃蕩着大而媚的眼球的轉動，這似乎配合着她掀動着的翩翩修長濃郁的頭髮，混合成一種熱情的舞蹈，變成了留在我感覺上的餘象。

我開始對於我的際遇奇怪起來，我設想陸眉娜與那個打電話來的男人的關係，是不是他追求的陸眉娜躲避着他呢；還是他們相愛很久，陸眉娜另有所愛呢？這個男人是什麼人，是一個真正愛上陸眉娜，被陸眉娜嬉弄了呢；還是有對不起陸眉娜的地方，而她要離開他呢？

我一面換衣裳，一面想着這些問題，我有很大的慾望想會見這個男子。但在我陌生無聊的旅況中，這樣偶然的能陪陸眉娜這樣的女子作宴遊，這是多麼羅漫諦克的事情。而我如果會見這個打電話的男子，他一定會纏繞我，使我耽誤了時間的。

我很快的收拾好，但正預備出門的時候，有人敲門了，這當然就是那個打電話的男子了，我於是安詳地坐在沙發上，抽起了一支烟，手裏拿着一份報紙，我說：

「進來。」

進來的是一個卅歲左右的青年，高高的個子，開朗的面容，頭髮剪得很短，鬍髭刮得很淨，穿一身挺直整齊講究的西裝，但沒有打領帶。他一看見我是一個陌生人，楞了一會，他的深邃的眼睛閃着猶疑的光芒，他望望周圍，急遽地想退出去說：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」可是他的態度竟引起了我的好奇，我說：